



身 根

Taipei Hakka Culture Quarterly

51 季刊

城南水岸
— 聚落意識凝聚

聚落中的凝聚意識

02 轉身・從城南水岸一帶

06 寶藏巖藝術村 向世界發聲

14 依時而作的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22 文學森林紀州庵

30 文化與生態之間的拉鋸

38 陶甕之鄉 苗栗風情畫

44 陶甕製作過程

48 醃菜三部曲



發行人／鍾永豐
編審／陳淑貞、鍾貴琦、黃奕僑
編輯統籌／李靜美
出版者／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 157 巷 11 號
（臺北市客家文化會館）
電話／（02）2702-6141
傳真／（02）2325-2341
網址／www.hac.taipei.gov.tw

企劃製作／今周刊代編部
總編輯／李幸紋
執行編輯／羅景馨、梁雯晶、黃于菁
美術編輯／王美琪
攝影／子宇影像工作室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 96 號 8 樓
電話／（02）2581-6196
傳真／（02）2531-6433
印刷／科樂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 93 巷 4 號 1 樓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定價／新臺幣 42 元 平裝

* 本季刊相關論述代表作者觀點
不代表本會意見
GPN：2009105822
ISSN：17292875
版權所有，未經許可禁止轉印或轉載
「轉身」題字／陳板



轉身

客家文化 51 季刊

目次 Contents





· 從城南水岸一帶

◎曾年有（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副執行長）、鍾永豐（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臺北市的客家移民多半是二戰後，從桃竹苗或中南部客家村落進入大臺北都會區討生活的「二次移民」。當代的臺北客家人有清晰的自我認同，他們強烈感受到族群消失的危機，所以非常熱衷客家文化與客家事務，常常出錢出力不落人後。只是這樣的熱切心情感化成實際行動的時候，常常在論述上把自己推向一個「單數」，而其他族群也習慣順著客家人自己建構起來的樣板，真的就把客家人「單數化」了。

八〇年代的臺灣社會百花齊放，從政治、社會到文化，再到經濟、科技與生活飲食，無一不走向豐富多元。一九八七年臺灣解嚴，更具體往民主國家發展方向邁進了一大步。方興未艾的社會改革運動，客家人也沒有缺席。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還我母語運動」，上萬客家人走上街頭爭取母語發聲權，撐起了客家運動的大纛。一九九四臺北新故鄉運動，市府團隊推動客家文化，宣告一個新政治時代的來臨，客家處境大幅改善，客家人族群自覺與認同與日俱增，臺灣社會的族群平等也愈來愈開放。二〇〇〇年第一次政黨輪替後，更具體的將客家文化與客家事務推向高峰。

二〇一四年臺北改變成真，客家風潮早已在全臺灣熱烈展開。各式各樣標榜客家特色的文創活動儼然沸沸揚揚地進入當代社會，甚至引領風騷。但是在這樣的「風騷」背後，一個更艱鉅的挑戰正迎面撲來。臺北的客家之路看似清晰，卻愈來愈模糊。我們無可迴避，必須面對更專業、更細緻的挑戰。一方面我們要回應歷史，「找回客家」，一方面又要快步趕上「當代社會」，同時要不斷地自問：「客家的下一個社會」在哪裡？



面臨這樣的挑戰，客家需要一個「轉身」；「轉身」朝向當代社會。老實說客家人真的很不簡單，我們每一日或是生命過程中時常要面對多重身分，要多方忍耐，每天都要有很多的「轉身」。面對「當代客家」，我們內內外外都需要一些調整一些轉換，需要跟當初來到臺北城的客家前輩們學習「轉身」的功夫。希望這次的「轉身」，先從臺北城南開始，透過「社區營造」串連城南這一帶的客家族群。也請各位臺北的市民朋友們給我們一些鼓勵與支持、期待與指導，這樣的「轉身」才會轉得「靚」啦。



轉身 聚落中的 聚 疑 聚 意識

初入臺北城，落腳在城南水岸一帶的客家人
節儉務實的精神深刻在這一區的歷史。

如今，處在當代社會的城南客家，
也將透過農業和藝術，為歷史留下一頁美好……。

- 06 寶藏巖
- 14 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 22 紀州庵
- 30 文化與生態之間的拉鋸

寶藏塔

寶藏巖
藝術村
轉身
向世界發聲

文
李瑞娟

圖
陳俊銘



430
1104



- 1.壁上繪製著充滿童趣的地圖，透過想像力將老舊的寶藏巖轉化成童話王國一般的景象。
- 2.已經打造成國際藝術村的寶藏巖，依舊有居民居住於此。
- 3.寶藏巖最早其實是泉州安溪移民的信仰中心，是主祀觀世音菩薩的廟亭，現今所知的寶藏巖聚落，是戰後才形成的眷村聚落。
- 4.寶藏巖位在熱鬧的公館商圈附近，聚落是依山而建，到此參觀得一層一層爬上坡去。
- 5.具有客家血統的鍾喬，藝術中充滿對大地與故鄉的情懷，將鄉土與藝術做完美的搭配。

不想拘泥於大眾對客家的刻板印象——節儉、刻苦耐勞，好似簡樸與時尚藝術無緣一樣，因此我們特意到寶藏巖，去尋找這個藝術新聚落是否潛藏著客家人的蹤跡。

寶藏巖，在藝文界名聞遐邇，但大多數臺北市民對此聚落似乎頗為陌生。依虎空山小山坡而建的寶藏巖，為本地泉州安溪移民的信仰中心，二次大戰後，外省移民違建居住於此，一九八〇年後，臺北市政府以整頓市容與水利維持等理由，計劃全面拆除寶藏巖社區，所幸歷經社會團體及文化人士的多方搶救抗爭，寶藏巖文化才得以保存下來。二〇〇四年，寶藏巖正式被認定為歷史建築，名稱為寶藏巖歷史聚落。

二〇〇六年，臺北市政府針對符合社會弱勢條件的原住民房舍進行修繕，將其中部分住宅整建為寶藏巖共生聚落。沿著汀州路三段，可以看到路口招牌寫著：「寶藏巖共生聚落」，就是基於本區人文的特殊景觀，希望讓這個文化地景及住民生活，能維持其主體性格，因此可在園區內看到「寶藏家園」、「國際藝術村」、「國際青年會所」等不同層次的規畫，讓遷回聚落的「在地居民」、藝術家及微型群聚構成的「新住民」，共同在此共生聚落裡營造一個新舊共存的生活與地景。

聚落駐村藝術家 社區劇場催生者

第一批進駐寶藏巖藝術聚落的駐村藝術家、同時也是

社區劇場的催生者，差事劇團創辦人——鍾喬，是來自苗栗三義的客家子弟，言談中帶著恬淡優雅，有一種屬於客家男人才有的自信魅力。他童心未泯地穿著日式夾腳拖，帶我們走上山頭，從雨中的傾頹建築物往下看，彷彿整個臺北市都在我們腳下，「這每一條小路都可以通到這裡，這裡也是我創作的祕密花園。」

鍾喬因長期關注著社會底層，加上有著豐富的文創藝術力，在接觸了亞洲地區的民眾劇場工作者後，遂「投筆從戎」成立了差事劇團，被文化圈喻為「結合創作與社會實踐的文化左翼人」。

由於長期關注臺灣的社會運動，鍾喬為此也挹注了很大的心力，後來他擔任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審查委員，成為寶藏巖第一批的駐村藝術家。「進駐寶藏巖已經十年了，在這裡長駐的原因是因為差事劇團本身就是深耕社區劇場的運作，而寶藏巖也是從社區演變而來的藝術聚落，所以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相似度。」

社區戲劇工作坊 在地人文地產景

回顧社造歷史，由文化部大力推廣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在今（一〇四）年已邁入第二十一年，充分為臺灣地區整合了「人、文、地、產、景」的五大社區發展面向。鍾喬曾經在九二一大地震後參與九二一社區重建委員會的

1	2
3	4

5



「石岡鄉客家傳統伙房聚落重建計畫」，率領差事劇團、結合跨界文教基金會、遠足影像製作社及臺灣民眾音樂研究社，共同成立了「吹鼓吹災區藝文工作隊」，前進災區臺中縣石岡鄉（今臺中市石岡區，也是當時臺灣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進駐了一個多月的時間。

鍾喬運用他擅長的民眾戲劇（People's Theatre）訓練法，融合了石岡當地的歷史與生活經驗，和災區民眾共同發展出在地的戲劇環境，一方面希望引起外界對受災戶這些弱勢族群的關心、募集外界的愛心來協助災民重建家園外，另一方面也希望鼓勵災民們重建信心、重建家園及重新思考這一塊土地及環境的整體再造方向。

「說到石岡，她是一個典型的傳統客家聚落，村內有很多歷史悠久的客家伙房（三合院），盛產梨、桃、柑橘等水果，是一處世外桃源；但是九二一震垮了當地的歷史古蹟與經濟活動，也衝擊了客家文化的傳承。由於客家人非常在意家鄉的建築



與保存工作，所以當地居民把散落各地的家人召集回來，討論在地重建的修復工作。」

「在這個過程中，我看到有些子孫希望維持傳統建築的原貌、有些則認為不必修復、可以另建大樓，所以實質上是討論重建，但背後卻代表未來客家文化是否還能代代相傳的深遠意義。」鍾喬語重心長的說。他也積極邀請石岡區的婆婆媽媽成立戲劇工作坊，後來順利集結了十幾位婦女，組成了石岡婦女戲劇工作坊。

「當時，媽媽們幾乎都沒受過戲劇訓練，其實我們也不會去解釋要怎麼表演，我們是單純希望她們能透過劇場遊戲，釋放失去至親的壓力，在寬大的空間中面對心中最誠實的感受。」因此他們運用社區劇場的建構模式，成功的幫助這群客家媽媽藉著戲劇表演重新找回對未來的信心，也幫助他們發現自己的自身價值，現在，「石岡婦女戲劇工作坊」轉型成「石岡媽媽劇團」，也成為近年來社區劇場培訓的成功範例。

美濃新住民 說客語學戲

在高雄美濃，超過九成的人口都是客家籍，對傳統客家的文化也保存最完整，鍾喬於一九九七年開始，應美濃愛鄉協進會之邀至當地社區進行有關肢體動作方面的指導。美濃地區有很多印尼新娘，她們除了母語外只會講客語，又因為與



1

2

3

1. 表演藝術不拘泥於正式的舞臺，這塊聚落前的大草皮，也是差事劇團演出的劇場。
2. 在寶藏巖聚落的一塊空地，隨意搭棚演出〈潮暗〉這部戲劇作品，探索移民與在地居民之間的暗潮洶湧，讓人連想起移居至臺北城的客家人。
3. 2012年夏天，鍾喬率領團員到日本參加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今年夏天，鍾喬也將率領團隊參加這場藝術盛宴。

應宜蘭縣政府文化局邀請，鍾喬也主持「宜蘭新劇落」這個重要的亮點計畫，除了進行工作坊共通課程外，更策劃個別進入三個社區裡展開多元豐富的劇場風貌。「宜蘭文化局希望我們能為當地的戲劇注入新的思維，像宜蘭一、二〇年前流傳下來的珍貴資產歌仔戲，原本只是鄉里間人們農暇時的即興娛樂，但文化局為了延續先人的精神、將藝術引入社區，因此特別籌劃了宜蘭新劇落的誕生。這次演出的節目為《水鄉傳說》，也是結合宜蘭在地社會話題，演出內容大意为村莊裡的樹木逐漸不見，一個流浪漢身上披戴著瓶瓶罐罐的垃圾，在荒山葉間吟唱哀歌。離鄉多年的詩人返鄉，想念著他和女子『水鄉』的邂逅……。」鍾喬深耕社區劇場的經

跨越地區藩籬 發揚社區藝術

最感到欣慰的一件事。



美濃社會的互動不多，所以協進會特地設計戲劇課程幫助她們融入社區文化。

後來，南洋臺灣姊妹會在二〇〇九年力邀鍾喬進行為期一年、每月約兩次的劇場工作坊，透過姊妹的故事書寫、討論、表演，創作一齣屬於新移民的舞臺劇。現在，南洋臺灣姊妹會晉升為「南洋姐妹劇團」，經過二十五年的發酵，學員們透過工作坊形式訴說出屬於自己的故事，是鍾喬



驗也不遺餘力地傳承到各縣市。

二〇一二年第五屆日本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邀請鍾喬與藝術家林舜龍結合公共藝術、劇場及臺灣廟會的遶境儀式，參與祭典表演。今年，鍾喬也同樣被邀請，「這是一個以農田作為舞臺，藝術作為橋梁，連繫人與自然，試圖探討地域文化傳承，希望透過藝術的力量、當地人民的智慧以及社區的資源，共同振興當地農村的面貌。不像臺灣打造觀光的想法，本質是回饋當地社區居民的新興藝術活動。臺灣美濃愛鄉協會從過去幾年以來，除了環境保護外，同時有社會運動的背景，這是同時能延續臺灣社會運動的里程，所以很適合代表臺灣參與這次重要的國際祭典。」很巧合的，今（一〇四）年由差事劇團輔導的三個團體：大城鄉臺西村聚落、宜蘭新劇落、美濃社區劇場，都和「土地」有相關的連結。

舊城南文化地圖 客家傳承新風貌

對於臺北的社區總體營造計畫，鍾喬說，「以地圖來看，寶藏巖國際藝術村剛好和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紀州庵文學森林可以連成一線，這三個文化館所若能訓練一批年輕人來擔任客語導覽員，跨出族群意識、族群語言，接受和其他族群一起對話、聯繫和互動的勇氣，也就是說，可以運用戲劇的方式來導覽，也不一定非要我們客家人，應該要接受喜愛客家文化的人一起來成為導覽員，這樣不僅可以解決目前客家文化式微的危機，也可以將客家文化傳承給下一代或其他族群。」

差事劇團

歷年演出的節目：2004年潮暗、2006年敗金歌劇、2008年影的告別、2009年另一件差事、2010年我的藝療教室、2010年江湖在哪裡？、2010年金碧村的故事、2011年臺北歌手、2011年無中生有·返身、2012年看不見的村落、2013年天堂酒館、2014年吾鄉種籽等。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內
assigntheatre.blogspot.tw
02-3393-7377

鍾喬，差事劇團團長，同時也是詩人及作家。曾編導小劇場作品《士兵故事》、《海上旅館》、《記憶的月台》、《霧中迷宮》、《逆旅》。著有劇場作品《邊緣檔案》、《亞洲的吶喊》、《觀眾，請站起來》、《魔幻帳篷》；小說作品《戲中壁》、《阿罩霧將軍》、《雨中的法西斯刑場》；報導文學作品《回到人間的現場》等；詩集作品《在血泊中航行》、《滾動原鄉》、《靈魂的口袋》等暢銷著作。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時間

週二～週日11:00-22:00，週一休館，週二～週日展覽時間僅開放至18:00，僅限藝術村公共空間及展覽空間，微型群聚開放時間依各群聚單位網路公告為主。

交通

捷運「公館站」1號出口→羅斯福路四段90巷右轉→汀州路左轉→汀州路三段230巷→步行5-7分鐘→看到寶藏巖共生聚落小門牌，直行上山即可到達。

臺北市汀州路三段230巷14弄2號
02-2364-5313
www.artistvillage.org

採訪結束後，雨也停了，走在寶藏巖小徑上，不時看到來自國際的文青觀光客和學生們在園區走走著。正如營運部秉持的宗旨一樣，寶藏巖國際藝術村不是高藝術殿堂。它是一個根植於真實生活的場域，更具體一點說，住進藝術村，你的視線會

鍾喬說，「當初跟臺北市府文化局合作發展社區劇場，也是希望在地居民可以把自己對於在地歷史和生活經驗的想法透過戲劇的方式表演出來。差事劇團屬於小規模，團員間互相照顧，完全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也都是有工作，演戲就變成了自己的興趣。」

1

1. 2012年夏季，由鍾喬領軍的差事劇團遠赴日本參加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照片是劇團團員在新潟的穴山部落踩街。
2. 差事劇團在大地藝術祭時的團體合照。差事劇團的作品向來充滿人文與土地、村落之間的關懷，與日本的大地藝術祭舉辦的理念不謀而合。



用戲劇的方式導覽？「就像當初實施社區劇場一樣，表演者是由一般民眾演出的，而且通常是在地社區的民眾，因為這些素人演員對在地生活的地區、家鄉發生的事情才会有感情。透過民眾與戲劇內容的密切關連性，再找出與當地有關的題材、時事或社會議題，通常我會運用國外著作加以改編，為社區居民透過戲劇來發聲。」

常常在「在地觀」和「國際觀」之間來回對焦。

「藝術其實是很生活化的」。隱含於內的客家精神：勇於開拓、不斷進取的愛鄉和赤子之心，鍾喬正藉著劇場藝術向全世界發聲！



依時而作的 客家文化 主題公園

轉身

文 黃于菁 圖 黃于菁。葉昆杰（客家基金會組員）

顛覆傳統—— 城市公園裡的田園景色

臺北市有很多公園，要做出擁有強烈自我特色的公園，並不容易。

但在客家文化主題公園裡，卻擁有這樣的特質，反映出這種自我特色的主因，應該歸功於主題公園內的農場了。

主題公園用地前身是臺北市兒童交通博物館，後來方交由北市客委會規劃為新公園，從九七年十月完成公園整體規劃設計，至一〇〇年十月開幕，整整三年的規劃建設，以「人



1
2

3

1. 由梯田最高處向下望去的主題公園景致。下排的作物是新種的玉米。
2. 這片油菜花田有可能打造成另一座農場。
3. 去年參加「作春泥·護好田」活動的小朋友。今年因為缺水嚴重，第一期稻作休耕，改種玉米。



文、生態、教育、科技、產業、農家樂」六大軸心為主題，打造成兼具親水客庄性質及演繹農業內涵的公園。

有鑑於此，主題公園有別於其他公園，特別開闢了農場，並公開讓臺北市民認養。在臺北市內，像這樣有大片農場提供民眾種植的公園，也僅有這座客家文化主題公園了。

這樣一座公園農場的整治並不容易，自開園以前就來此服務的客家基金會組員葉昆杰，以及志工懋伯（陳深懋）居功匪淺。

來自新竹北埔的懋伯（陳深懋），從尚未開園時，就來此地農場服務。一〇〇年十月主題公園正式開幕，懋伯前一年十一月就入園來耕種作物。據說是當時的客委會前主委劉智雄打聽到懋伯會做土木又具有豐富農耕經驗，力邀他來此服務；而原本就學期間學習景觀設計的昆杰，在開園前五個月就入園服務至今，對整個農場的一景一物、一草一木都十分熟悉。

而在兩位堪稱公園元老級人物的帶領下，我們得以一步步深入了解公園及農場的運作。

農場革新 改變種植方式 多種類作物耕作

農場最大的特色，應該就是開放農田給臺北市民認養、種植，從一〇二二年開始實施至今，目前已累計五二五個家庭參與認養。



談起農場栽種方式，昆杰說，今年最大的特色，應該是「過去是作物偏單一化，今年則改成多樣性」。

過去的農場，都是每一塊田地種同一種作物，每一塊田地規劃一長條一長條的區域，由認養家庭種植。但後來發現這樣的劃分不太能促進民眾之間的交流。所以昆杰今年重新改造，讓每一片田的每一區塊，都種植不同種類的作物，透過每種作物的不同習性，教導認養民眾如何去種植或改善自己栽植的方式或位置。像是空心菜需要的水分比較多，須種植在靠近水源或比較低窪的田區，方便聚集水源；而耐旱度高的像是地瓜葉等等，就可以離水源遠一些，或是種在高一點的地區；或是告訴民眾在作物旁邊種植一些香茅、九層塔等香辛味重的植物，具有驅蟲的功效。

另外還有一項改變的措施是，過去都是每個認養家庭只照顧自己栽種的區塊，但現在要求整個區域都必須照顧到。也因為這樣，每個認養民眾，不僅是種自己的作物，也同時學到其他作物的種植方式並觀察到其生長情況。不同區塊的認養民眾，也會彼此交流自己的種植心得，或是找到解決方法後互相分享，真正達到農業教育及建立自主社群的目的。

而有關農場本身的規劃，每個區域都有自己的主題，像是梯田這邊就種有蔬菜、茶樹等，靠路橋那邊的是果園區，種有柑橘為主的果樹，除了供認養民眾種植之外，也提供給附近的幼兒園、小學生們來實際栽種，希望從小就灌輸孩子們農業教育的重要，也是農場的目標之一。

「雖然每個區域都有它自己的主題，但我們也很努力要讓一個區域的作物能融入其他主題的作物，不侷限於單一主題。」昆杰一邊介紹農場分區一邊說明。好比說，民俗作物那區塊，原本種植一些客家人傳統常用的作物，像是大風草等等，但後來也加種一些薄荷之類的西洋香草，以及共生有益的蔬菜如胡瓜等。

另外，在蔬菜花園區，昆杰給認養民眾一個任務，就是除了照顧的農作物外，連帶旁邊的花卉也需要一併照顧。昆杰希望，能讓民眾多元學習，並讓民眾真正上手、擁有專業的種植技術，並能一併照料到其他非農場區的植物，這樣不但能幫助排除基金會人手不足的問題，也能將專業知識傳授給下一任認養的民眾，讓這個農場的運作能夠越來越好。

以今年度來說，至今已有一五〇個認養家庭的農場，目標是要達到三百個，所以希望能再多開拓農場的面積及多元性，來吸引市民認養。

透過這樣的農場規劃，昆杰希望能達到幾個目標：

1. 透過農場各種作物的栽植，讓民眾直接觀察到農作的生長。
2. 親子同樂，讓小孩從小透過農業，學習尊重生態。
3. 增加農場的作物種類，達到農場多元化經營，建構自主栽培的行動社群網。
4. 希望能將早期客家農耕文化與精神結合現代的健康農作觀念，透過農場傳達給臺北市民甚或其他縣市的民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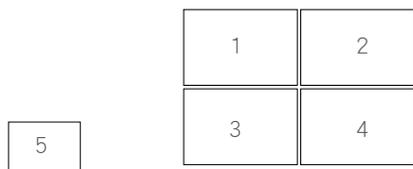
新舊世代對農場的認知與隔閡

八十五歲的懋伯，來公園服務時就已經是退休之身，在當時客委會主委劉智雄力邀，盛情難卻下答應入園闢田，四年光陰過去，如今已為農場打下穩固的基礎。

採訪當日，懋伯細數公園的哪一景哪一物是他自己純手工打造而成，有些連建材都是他自費購買的，但看到園區內許多被民眾隨便亂澆種、摘剪的作物，就免不了口氣硬了幾分。

看得出來，懋伯是真心喜愛這塊園區，不斷強調公園這塊地是塊「寶地」，應該要好好規劃，與認養民眾好好地溝通。

但畢竟公園的農場不同於實際耕作的農田，這裡的農場主要供民體驗耕作、以保育生態的基礎來運作，作物收成好壞反倒不是那麼重要。所以懋伯與昆杰，甚至與認養民眾之間產生一些無形的隔閡。



1. 梯田前的一大片草地上，放上這樣一桶一桶的白色塑膠桶，種的是蔬果。
2. 拔雜草的認養民眾，即使雨天也不休息，媽媽、阿嬤，連小孩也跟來了。
3. 為吸引民眾參與栽植認養，農場也做了特色妝點。
4. 兼顧生態與教育，農場開始種植多樣性作物。
5. 懋伯憑著數十年前的印象，為農場搭了一座古早灶。



像是懋伯認為田地旁邊不要種植什麼樹木，以免吸走作物過多的養分，但昆杰等人就認為，不應該無謂砍掉任何一棵樹木。另外，在懋伯那年代，使用農藥、化學肥料是非常普遍，甚至被鼓勵的。但現今健康意識抬頭，昆杰希望給予認養民眾一點正確的觀念，所以全區不灑農藥、施放有機肥料，都與懋伯的觀念相悖。而對於農場的定位，昆杰希望是以教學農場為主，給民眾學習之用，應採取開放性的教學，即便民眾有耕作不佳的情況，他仍抱持著儘量讓民眾「做中學」的教學方式；但懋伯希望是所有的農作物都能豐收，因此看到作物到處亂栽植很不滿意，趁著訪談之際，不斷告訴昆杰哪株作物應該如何耕作如何處置。

一心奉獻自己的退休生活在此農場，看到的卻是作物欠收，懋伯的心情總是難受的，昆杰也只能站在協調的立場，用溫和但堅定的態度讓懋伯了解自己的想法，並做出一些折衷的方案。

好比說，懋伯不喜歡梯田上二株豆科的

刺桐樹，昆杰就以豆科植物固氮的說法安排，在樹下沿著樹往外一圈一圈地種植各式作物。這些作物都是依其生長性質分配種植位置，因為大樹根部在最外圈，根部需水量多，所以在此種植需水度較低的葉菜類如莧菜等，反之內圈的作物就種植一些需水量多的作物。運用與樹木共生的配種方式，懋伯也相對地不再堅持砍光樹木的想法了。

運用類似的方式，在懋伯和認養民眾間作溝通橋梁，可見昆杰的用心。

公園 X 農場的未來

目前農場面臨最直接的問題，就是「今年的義民祭要在哪兒舉辦？」。

懋伯和昆杰指著生活館前面的一大片草地說，從開園之後，每年義民祭的主祭臺，都是在這塊大草皮上搭建的。過去幾年辦義民祭活動期間都用木板蓋著，活動結束後掀開木板，發現長期壓著木板的草皮都枯死了，所以重新施肥培育並種上油菜花。



1

2

1. 梯田內的刺桐樹。
2. 懋伯與昆杰2位對客家農場付出最多心力。

昆杰說，新上任的鍾主委，對主題公園有許多不同以往的想法。好比說，過去的公園都是利用舉辦活動跟市民們交流，但現任主委希望打破過往民眾對這個公園的認知，他認為這一大片草地，只留給民眾們在上面嬉戲玩耍實在太可惜，畢竟要在草地上休憩的話，鄰近的河濱公園就有一大片了。

關於農場以及整體公園的未來，在公園裡服務長達四年的昆杰，也有很多思量已久的目標及努力方向：

「為了讓本地的居民充分從農業中獲得知識，民眾可以在既有的客家社區大學開設的課程中，先學習基礎農業知識，再實際到農場裡耕種，從實作中學習，慢慢學習到如何培植出無毒有機、又能長得好的作物。藉此也可學得人類與生態如何和平共處。最後，再將自己採收的作物，透過主題公園的廚房，做出一道道營養美味的料理，希望民眾透過親手栽種、料理，能夠深刻體驗到農業與自身健康的關聯性。」



「目前臺北市政府企圖將北市打造『田園城市』的政策願景下，在北區的花博那邊成立了社區園圃推廣中心，我認為，客家文化主題公園是有機會成為南區某類型兼具客家特色的食農教育或資源中心。若將臺北市分成四區，北南東西區都有農場就更精彩了。當然！這並非一朝一夕可以達成，但我們已經嘗試在做整合了。」

可以深刻感受到，昆杰很希望透過公園農場的經營與運作，對民眾進行相關的食農教育，能將農場的教育擴大成一連串的課程，也對農場的未來有很大的願景。

而臺北市客委會鍾永豐主委這方，也同樣的對公園有很多想法。

六年前，因為蓋主題公園引發的移樹問題，市民與政府之間產生的鴻溝至今仍未弭平。有感於此，鍾主委認為，在推行各項政策時，應該基於民眾的立場，與民眾之間進行良好的溝通，其政策的好處也必須適切地傳達給民眾。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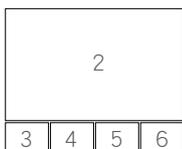
以，在未來的公園規劃上，就必須更謹慎，讓民眾感受到客委會的用心。畢竟，留一大片空地，只讓民眾在上頭跳跳，實在是有些浪費了，現在又只種些油菜花，何不將此地整頓成另一塊農場供民眾學習與認養？他覺得，大安森林公園缺少了生態與人之間的互動與了解，現在剛好有主題公園這樣的環境，何不用來做個不同以往的突破？

主委也提及，真正的農業問題，來自於人類想控制自然，因為想控制自然，才會慣性農業的存在。而以農業為生的客家族群，提到客家，不能不提到「農業」，正因為客家文化與農業息息相關。主委認為，最好的教育，就是從農業教育開始扎根，透過主題公園的農場教導民眾農業知識，也不離客家文化之核心，豈不一舉兩得。

「若人人從小都從農業中認識土地，進而了解生態、了解自然，就不會任意去破壞自然了。主題公園的存在，正好可以好好利用，來實現這樣長遠的目標。」



1



1. 透過農業解構當代生活，是農場的方向也是項挑戰。
2. 往年在此搭建義民祭舞臺的空地，今年主委想將中央草坪區開闢成農場。
3. 農場採取不噴灑農藥，也不施化學肥料的有機農法。在作物旁邊擺上枯草作為肥料，是有機農法的方式之一。
4. 根葉莖脈呈現紫色，很明顯地這株作物是「茄子」。
5. 認養民眾搭建的竹棚，用來種絲瓜，充分利用不甚廣的農場空間。
6. 由小朋友栽植的木瓜苗。這一圈一圈圍起來的土堆和圍成圓圈的木頭，都是由認養民眾搬運、堆砌成的。

為了達到這樣的目標，鍾主委提出幾個目前對公園的規畫：

1. 將生活館前面的大草皮，改造成特色農場。
2. 重新培植好鳳凰木，想辦法讓土質更好。

3. 將農場種植的農作，在廚房製作好後，做「老人送餐」服務，讓農業教育也能夠與公益活動做結合。

4. 避免不必要的浪費，不刻意去裝飾、呈現農業美好的一面（例如舉辦活動時提供無蟲咬的蔬菜），盡量呈現真實的一面。

可以看出主委與組員昆杰的想法不謀而合，都是希望透過農場教導民眾農業或生態知識。未來，或許在各界人士的齊心努力之下，這座客家文化主題公園能作為公園改革之先驅，有朝一日，這座公園，也可望成為真正具備農業教學專業的公園。



文 學 木 林 紀 州 庵

轉身



紀州庵VS.客家文化

紀州庵與客家之間，老實講並沒有直接關係，若硬要牽扯在一塊，只有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在紀州庵附近這點吧。

但也算是巧合，紀州庵座落的古亭這一帶恰巧是北上的客家人落腳處之一，這也是當初主題公園規劃於此地的主因。

近來，客家基金會實施「社區營造」計畫，希望能和附近的藝文景點合作，藉由藝文來串連城南這一帶的客家族

文 黃于菁
圖 黃于菁。吳淑華



離主題公
群，
園不遠的紀州
庵，自然成為首選。

而由於古亭這一帶，早期的地價便宜，有才無財的文人、草創的出版社多選擇此處落腳。當年的落葉，如今生根結果，這個文人作



1

3

2

4

1. 紀州庵著名的古蹟外觀，長廊式的日式建築，在住宅區裡更加搶眼。
2. 同安街，是通往「紀州庵」的必經之路。
3. 紀州庵已成為臺北市著名的古蹟以及文藝場所。
4. 同安街的街尾，左側是紀州庵，過了遠方的天橋下去就是河濱公園了。

家聚集之處，締造出多位臺灣文學之光。據說，當年那些文人作家中不乏有客籍作家。有了這樣的傳聞，客家基金會更努力想透過與紀州庵之間的合作，找尋過去落腳於此的客籍作家身影，希望能藉此挖掘到客家文學不為人知的一面。

在社區營造、挖掘客籍作家兩大目標下，客家基金會期望透過紀州庵豐富經驗的文學推廣活動，打破以往民眾對客家活動的刻板印象，並將城南客家聚落與城南文學串連起來，打造出不一樣的北市客家。雖然現今客家與城南文學沒有絕對性的關係，但假以時日，在彼此的努力之下，或許能挖掘出城南客家與城南文學之間的連結。

水岸邊的紀州庵

談到紀州庵，先談談它的起源吧。

從古亭捷運二號口出來，走進同安街快到街尾，左手邊有片占地頗廣的草地，裏頭一幢有著日式建築特有的長廊和拉門的長條屋，以及一旁的有著深白相間的建築物，在住宅區內同安街裡顯得格外醒目。

這是「紀州庵」，號稱臺北城南的文學森林之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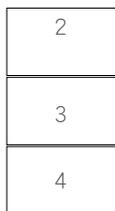
紀州庵之所以逐漸聲名鵲起，或許是與現今藝文文創漸起的風氣有關。這幢位於河濱公園附近的新造



日式建築，地理位置佳（到河濱公園踏青，可以順便到紀州庵參觀）。在日本時代，紀州庵可是遠近馳名的料理亭，料理亭老闆叫平松德松，一八九五年，清廷割讓臺灣，平松隨著日軍來臺發展事業。位於同安街一〇七巷的這間紀州庵，其實是分店，本店是在今日的西門町南側。這座位於新店溪畔的「紀州庵」料理亭，在日據時代一共有三處建築格局：本館、別館、離屋；在紀州庵極盛時期，夜夜歌舞昇平。

戰後在臺日本人陸續返日，平松德松一家族隨之返鄉，紀州庵就此被國民政府整編為公務人員及其眷屬的宿舍。命運多舛的「紀州庵」，在一九九六年一場大火燒掉了本館，一九九八年又燒掉了別館，只留下漏水、腐朽問題嚴重的離屋。過去都市保存意識尚未興起，損毀嚴重的離屋就這樣被棄置不顧；直到二〇〇二年底，「社區總體營造」概念被提出，政府才開始意識到要進行所謂的「文化資產保存運動」，針對社區提供資源保存古蹟。

所幸還有一處尚未慘遭祝融的離屋——「紀州庵」，在保存與都市發展之間掙扎後，這僅存的離屋終於得以被保存下來。因為離屋建築大部分已損毀，最後爭取到經費重蓋了現今所見的這棟「紀州庵」，於二〇一三年落成。重建這棟古蹟時，政府與建商努力



1. 爾雅出版的林海音《城南舊事》，「城南」似乎也呼應爾雅出版社在臺北市的位置。
2. 紀州庵新館的正門口。
3. 紀州庵裡有幾棵像這樣枝幹粗壯的大樹，象徵這裡的悠久年歲。
4. 沒有招牌的「爾雅書房」，就位於廈門街113巷這棟民宅的二樓。

溝通，參照各方專家意見，盡量仿照當時建造的方
式，目的就是要呈現建築最原本的面貌。可惜的是，
如今存留下來的只有離屋這一區塊，至於本館和別館
的景象只能從照片中去想像了。

紀州庵×城南文學

談到紀州庵與文學，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這裡曾是
臺灣名作家王文興的故居。八歲到二十七歲的成長歲
月，王文興將對此處的回憶化為文字，以紀州庵為背
景，寫了部名作《家變》。

除了王文興，余光中、舒國治、王盛弘等名作家的作
品裡，都不約而同將紀州庵納入自己的文字中。有了出
版社與文人作家們的加持，在重建紀州庵的同時，「紀
州庵文學森林」的名詞也隨之浮現。

二〇一一年，紀州庵新館落成，臺北城南有了一棟臺
北市首座文學館，館內收藏了各類豐富的文學雜誌及報
刊，提供市民們參閱。二〇一三年底，紀州庵離屋重建
完成，為了讓遊客更了解紀州庵的歷史，在新建的離屋
內，放置了平松家族的照片以及介紹，也有短片介紹紀
州庵重建的過程。

走至新館一隅，館內附設有茶餐廳和文創書店，供遊覽的民眾休憩，據說是希望能藉由古蹟與新館的合作，將歷史、文學和美食結合。此外，承辦單位也意欲將「紀州庵」打造成為華文文學的資訊平臺，除了館內收藏的報刊、雜誌之外，也會不定期舉辦各項文學相關的活動。

像是近期的展覽「2015玩書節」，在新館展示王文興、王盛弘、廖輝英等等現代名作家，以及林海音、梁實秋等等已故作家的作品與介紹短片，還有城南文學地景的導覽活動。這類展覽或講座，從新館開幕至今就不曾間斷過。紀州庵以及相關承辦單位（臺灣文學發展基金會）真心期盼，這棟首座公家建造的文學館能扮演好推廣臺灣文學的角色。

文學森林一角 爾雅書房

早期紀州庵這一帶，若以紀州庵為中心，往外輻射而去，其周邊錯落不少出版社及文藝機構，「紀州庵文學森林」一詞的出現，也是多虧早期紀州庵附近地區，出版社以及文藝機構林立，像是一「臺灣新生報」、「文學雜誌」、「國語日報」、「純文學」、「洪範」、「遠流」、「爾雅」等等。因為出版社聚集，文人雅士自然也向此地靠攏，說這裡是臺灣文學的啟蒙之寶地也不為過。但之後這些出版社遷移的遷



移，關閉的關閉，附近僅存的，只有廈門街上的洪範、爾雅兩家老字號出版社了。

循著客家與城南文學的關聯，從客家後代的林海音這條線索，我們循線找到了出版林海音《城南舊事》的爾雅出版社，以及位於出版社隔壁的「爾雅書房」。

紀州庵啟用不過近兩、三年的光景，但爾雅書房早在二〇〇二年就開設了，爾雅出版社更是有四十年的歷史了，比紀州庵還要早上幾十年，只因正巧搭上紀州庵的順風車，這裡反倒意外成為「文學森林」的一份子。其實這麼說欠缺公允，因為在「紀州庵文學森林」這名詞出現之前，爾雅出版社早已名聞滿天下了，「爾雅書房」低調許久，若非在紀州庵文學森林網站上看到這間書房的介紹，也不會訪談到這間書房的創辦人——林貴真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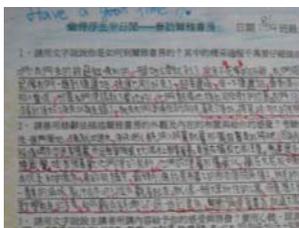
「爾雅書房」閱讀新天地

林貴真女士，是隱地先生的太太，在隱地先生創辦爾雅出版社之前，就已經結為連理。隱地先生原本是軍校出身，退伍後在一家雜誌社工作，後來和他老闆意見不合，想要自創出版社，身為隱地先生另一半的她，當時家中老三剛誕生沒多久，她擔心創業會有經濟上的問題，但終究是妥協於先生的理想。也因為當年的成全，造就隱地先生今日在文壇上的地位。

替臺灣文學貢獻不少心血的爾雅，所出版的作家作品，都是鼎鼎大名大有來頭的，像是林海音的《城南舊事》、白先勇的《臺北人》、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新文化苦旅》、《山居筆記》、王鼎鈞的《昨天的雲》回憶錄四部曲等等名作，全都來自爾雅，這可歸功於隱地先生的人脈以及編選的能力。林女士很驕傲地說，至今出版社很難找到像隱地先生一樣能寫能編還能打得起一間出版社的人了。

過去的閱讀風氣甚盛，爾雅在創立的頭十年賺進不少文藝財，這間「爾雅書房」，原本是他們那時候買下的房子，自十多年前搬到內湖後，原本要出租給人，林女士靈機一動，覺得與其多賺人家幾萬塊租金，何不將這地方好好利用、開闢成書房，提供附近居民一個閱讀空間，也提供給附近婆婆媽媽們來此聚會，分享自己的閱讀心得或是內心事。

林女士當年的一念之舉，為附近的婆婆媽媽及年輕學子們開闢了一塊讀書分享的小天地。現在，除了每月固定的媽媽讀書會，附近的國高中老師們，也會不定期帶班來此參觀，藉由書房裡收藏的爾雅歷年出版書籍，讓學生們沾染一點藝文氣息以及建立閱讀的習慣。從二〇〇二年書房開辦以來，已漸有成果，書房內也見得到不少高中生或是讀書會的婆婆媽媽們寫給林女士的感謝卡。



爾雅的《城南舊事》

若要談到客家與文學之間的關係，可不能忘掉「林海音」這號人物。有著一半客家血統的林海音，文壇人士都稱她為「林先生」，創辦的「純文學」雜誌社，挖掘不少文壇新秀。而有才氣的隱地先生，自然也跟這位臺灣文學之母有深遠的關係。

隱地先生在警備總部勤務隊工作時期，在林海音的《純文學》雜誌社打工一年，林海音看這個小夥子老實，也很肯提攜他，兩人也從此成為忘年之交。之後隱地先生創辦「爾雅出版社」，還出版了林海音的《城南舊事》。

說起《城南舊事》，林貴真女士笑談當年軼事。

其實《城南舊事》早在爾雅出版之前就已經問世，是由林海音自家出版社「純文學」雜誌社出版的。但與林海音熟識的隱地先生，跟林海音爭取出版權，開玩笑說要比看誰賣得比較好。結果爾雅出版的《城南舊事》居然賣得比較好，不過也不能這麼比，因為林海音的出版社給的規定嚴格，只許賣不許退，所以書商一向不敢訂太多，銷量自然比不上可進可退的爾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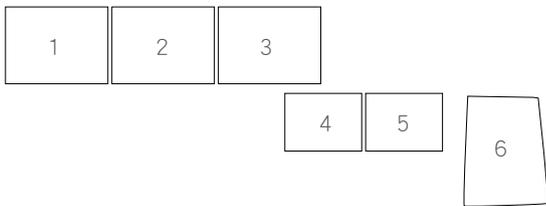
堅持純文學的隱地先生

採訪當天，遇見一位退休的高中女老師，這位老師目前在紀州庵當志工，最近因為正逢爾雅四十周年，紀州庵想為爾雅舉辦一個慶祝會兼展覽，預定展覽時間是七月十一日。由紀州庵新館特別為爾雅出版社舉辦文學特展，足見爾雅在文壇上的貢獻。

但在林貴真女士的口中，爾雅創辦人隱地先生，說白一點，就是個跟不上時代的典型文藝才子。當現今的出版社卯足勁地開設臉書、部落格、製作電子書，或是架設網站以及發送電子郵件去推銷自家的新書時，隱地先生至今連臺電腦都沒有，手機都還是最近才辦的。現今出版業不比當年盛況，難有賺頭，各家出版社為了多賺點新臺幣，紛紛兼雜各項類型的書籍；但即便周遭環境如此險峻，爾雅出版社的堅持一如以往，只出版純文學的書籍，書籍的編排也都照著幾十年來的樣式沒有多餘的圖案，封面也不採吸引人的圖片。出版數量也不貪心，爾雅一年二十本的出版量實在不多，但求精不求多，聽說隱地先生自己偶爾都會抱怨：「今天工作一整天，都在看稿、退稿」，足見隱地先生對作品內容的要求之嚴格。

這樣的爾雅聲名遠播，連大陸的文藝才子都會來投稿，隱地先生也很願意給年輕人機會，最近就要出版一位大陸年輕詩人的現代詩集。隱地先生從來不會像其他書局、出版社要求舉辦簽書會或宣傳活動，據說這位大陸詩人的簽書會，是由誠品書局主動贊助的。

不願花精力辦活動拼銷售量，只是單純地想將文學之美帶給讀者，真實呈現文學之美，也是這樣的堅持，才能為臺灣文學保留些真正的原味吧。



1. 林貴真女士（左），正與退休的高中女老師閒談。
2. 「爾雅書房」裡擺滿了爾雅自家出版的所有書籍。
3. 這個難得的閱讀空間，原是林女士與隱地一家子的居所。
4. 來此參觀的學生們寫的賀卡，林女士一一珍藏著。
5. 參觀的學生、婆婆媽媽們寫的書信，透露著對此處的情感。
6. 林海音是客家後代，爾雅出版了她的《城南舊事》，似乎也無意間與客家鏈結在一塊。



文化與生態 之間的拉鋸

轉身

文圖 李靖（部分圖片／潘翰聲〔現樹黨策略長〕提供）

在捷運台電大樓站五號出口往師大路方向前行至汀州路三段，穿越過地下道，一座臺北人的農業風新綠洲——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在此地綠意迎人，成為許多臺北人來此感受客家生活與文化，同時紓解身心的好去處。

「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由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籌劃，二〇〇八年十月完成全案規劃設計，二〇〇九年四月月底完成主體工程的發包作業。之所以選定這塊區域作為客家文化園區，除了四公頃的基地面積夠大之外，位置正在臺北市的汀州路與師大路之間，可算是接近市中心的精華地段，客家文化園區一端銜接自來水博物館、寶藏巖，足以

形成一條「文化與古蹟路線」；而另一端則通過古亭庄遺址，沿著師大路前進，穿過客家族群聚集的龍泉市場，並進入泰順街等客家人較多的地區，可以建構出一條「客家社區路線」。當時的主委劉智雄為達成這個臺北市客家鄉親的期待，積極爭取設立，並對推動園區的發展規劃出力甚多，為現今的主題公園運作打下紮實的基礎。

「客家公園好好做聯盟」發聲

「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前身是臺北市「兒童交通博物館」，荒廢多年後，慢慢形成一處生態豐富的林區，也兼具社區公園的功能。因此，這一處美好之境六年前開始興建時，便因為存留自然生態的期望，引起當時各環保團體與保育人士的關心。依生態保育人士的想法，蓋公園應該盡可能保留公園裡的既有生態，難得此公園有這麼多老樹、大樹，本就是蓋公園的上好條件；為此，二〇〇九年，包括「都市改革組織」、「自然步道協會」、「荒野保護協會」、「台北市野鳥協會」、「主婦聯盟」、「綠



1. 客家文化主題公園未興建前天然竹林的樣貌。（潘翰聲／提供）
2. 客家文化主題公園裡原有的水帶（藍色部分）被填滿後，如今又另外挖了一個人工水池。（潘翰聲／提供）
3. 客家文化主題公園之實際空拍照片。（潘翰聲／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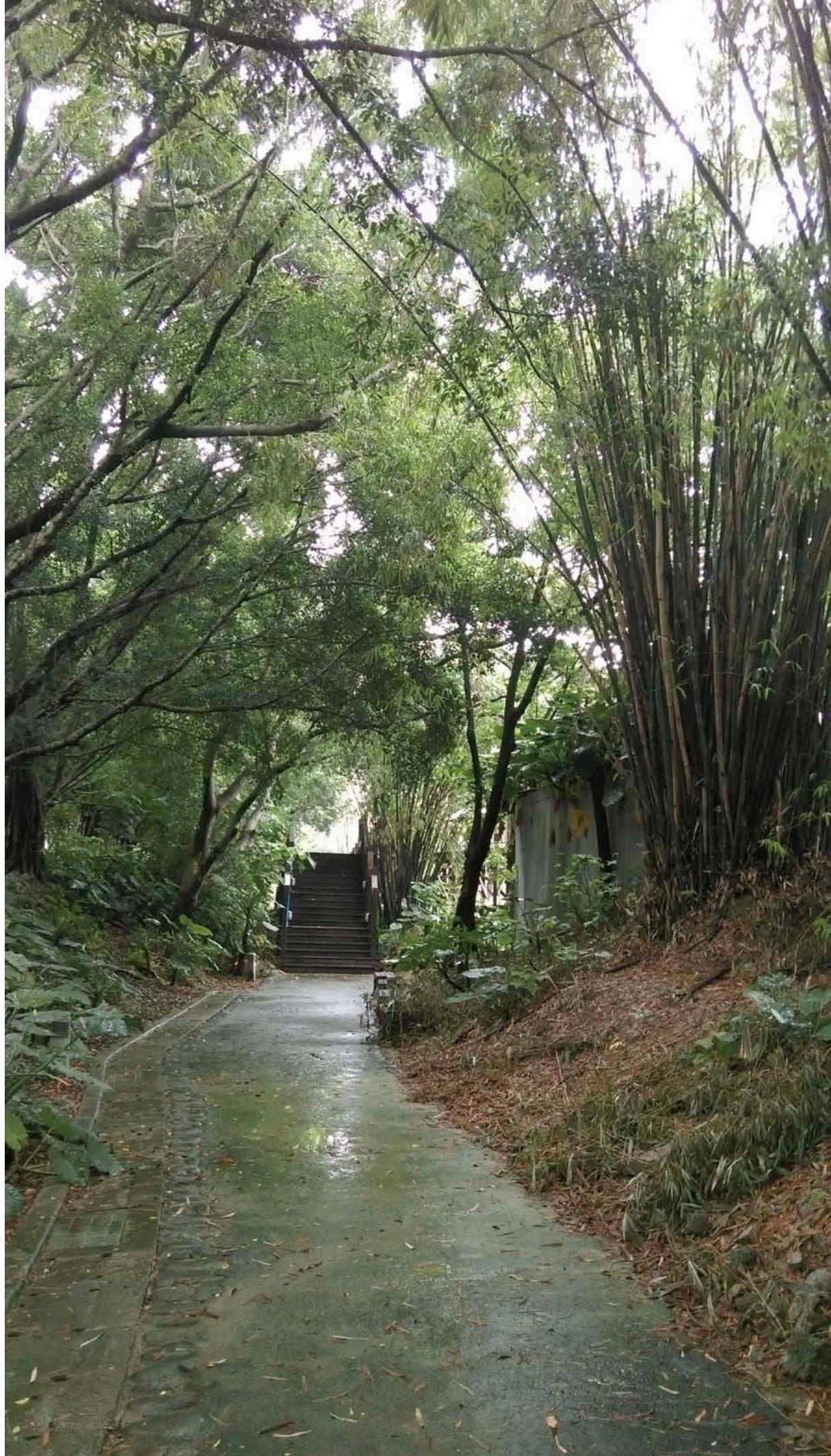


聯盟三主張

當時聯盟提出了三個主張。第一是不要亂搬遷園區內的老樹，尤其為了在並無自然流水的園區內刻意製造出一個梯田，移走大批樹木，根本就是違背自然的做法。當時公園主管單位的回應是，雖然為因應設計之需，公園將約移植一五二棵樹，但也會再移入百棵以上的樹木。不過環保團體關心的並不是「樹木的總數應該要多少」，而是將樹木像大風吹一樣地搬來搬去，就算這些移出移入的樹木能夠

當時聯盟提出了三個主張。第一是不要亂搬遷園區內的老樹，尤其為了在並無自然流水的園區內刻意製造出一個梯田，移走大批樹木，根本就是違背自然的做法。當時公園主管單位的回應是，雖然為因應設計之需，公園將約移植一五二棵樹，但也會再移入百棵以上的樹木。不過環保團體關心的並不是「樹木的總數應該要多少」，而是將樹木像大風吹一樣地搬來搬去，就算這些移出移入的樹木能夠

倖存，也難免受到傷害；更別說依附原來樹林所形成的自然生態，一定會遭到破壞了。





1. 客家文化主題公園裡的樹洞，如今已不復蹤影。（潘翰聲／提供）
2. 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內特別興建了典型的客家建築：敬字亭。
3. 竹林步道目前的樣貌。

聯盟提出的第二個建議是，原本的設計中有一條單車道會穿過園區，入口就設在螢橋國中旁邊的社區巷口，這對園區的老人和小孩來說實在太危險了，「即使一定要設計單車道，也應該放在園區周邊之處，不能穿越園區。」

第三就是，不認為需要在客家園區的上方新建「跨堤平臺」。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的跨堤平臺廣場，是當時市府推動「公館水岸新世界」整體開發案的施政重點之一。據了解，當時的市府團隊認為，由於水源快速道路以及堤防阻隔，造成民眾無法方便使用堤外一〇八公頃的河濱綠地，因此市府規劃營造「跨堤平臺步道」與「自行車道」，搭配自來水園區親水體驗區、公館水岸廣場等休閒遊憩設施，再串連客家文化公園、臺大水源校區、河濱綠地、公館商圈與寶藏巖等，打造出「公館水岸新世界」的親水觀光軸帶。

聯盟要求客委會「變更設計」、「召開公聽會」、「立即暫停招標程序」，與居民和環保團體共同討論尋求最佳替代方案。聯盟的主張包括：保留現有的生態，並據此做園區設計；不要傷害具有客家精神的苦楝，讓貓頭鷹和五色鳥可以繼續唱歌；單車道改走公園北側來跨越堤防，不要穿過園區；縮小三千坪的平臺規模，減緩都市熱島效應，更可以減少大筆經費。聯盟更在連署平臺上開關了一個「關懷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的連署網頁，最後共有四七七三人連署，連署的團體更高達二四八六五個。



傾聽民意變更設計

臺北市政府客委會清楚了解到民眾的意見與聯盟的聲音，也調整規劃方向，重新審視這個開發案。二〇〇九年六月七日，臺北市政府客委會邀請相關的環保團體召開協商會議，會中，客委會同意將客家園區進行設計變更，以盡量減少對環境衝擊的方式進行園區設計與施工，例如將梯田改為水田，移植的樹木也將大量減少，並且將自行車道北移等。臺北市政府客委會表示，客家文化公園較原兒童交通公園更符合環保概念，園區的透水面積比達六八%、較原透水性五二%更佳；而且會本著環保觀念進行設計，不會輕易移植樹木。除此之外，園區還會新植四季不同的喬木，同時規劃設置菸樓造型的涼亭，外型就像是早年美濃、花蓮一帶曬菸草、爛菸草的地方；另建有惜字亭，代表著客家人尊重文化與文字的精神。

客家公園裡特別開闢了一片地方種稻、種菜。



1. 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內供遊客方便行走的步道。(潘翰聲／提供)
2. 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場地圖。
3. 當初為建這座菸樓，曾移植不少珍貴的老樹。
4. 目前鳳凰木廣場上的鳳凰樹因生長不佳，也面臨移植的命運。
5. 生態保育人士認為，龐大的鋼體建築破壞了原有的自然風貌。

客家文化主題公園是臺北市廣大客家鄉親期待多年的基地，也是讓其他非客家族群認識客家文化的重要場域，除了社區公園性質外，推廣傳承客家與多元文化才是當初興建的主要目的，但環保聯盟仍然認為現今的客家文化園區水泥工程太多，自然生態還是受到了不小的破壞。不過自今年起，客委會賦予了客家文化園區「新農業」的構想，除了在園區內開闢菜園，草皮區也將不再用作活動區，讓草皮區有機會好好休息、生長，未來更考慮將現有的「鳳凰木廣場」調整為活動區。

執行重大建設的好教材

二〇一五年四月三十日，負責管理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的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召開了「安置鳳凰木」的公聽會。目前客家文化園區大門一進來有一片「鳳凰木廣場」，共植有二十四棵鳳凰木，據專家初步檢視，生長情形良好者五株，尚可者二株，主幹腐朽者十七株，生長情況相當不理想。

面對鳳凰木樹群的惡劣處境以及園區內未來還可以做設計調整的地方，潘翰聲建議客家文化基金會做好更妥善的準備，讓社會一同面對問題，「客家公園新團隊，希望這個公園不是只服務客家族群，而期望能以農業為引子，做客家與外界對話的介面，這樣的規畫，很能讓人認同。」但鳳凰木的未來該何去何從，及以鳳凰木廣場的設計運用，如能跟社區有更緊密的有機互動，重視多元使用者的需求，「參與式設計是個重要的理念」。



1

2

3

4

5

這一參與理念與現在臺北市政府客委會的主張不謀而合，這將是一個良好的起點；客家文化主題公園一路走來，官方與民間、社區與政府之間不斷透過溝通、對話，讓一個本來可能「相當可怕」的水泥公園逐步轉型，更符合生態、環保與人民的需要，這一整個溝通協調的過程相當珍貴，對於自我期許為開放政府的市府團隊，相信可成為未來執行重大建設的重要參考模式。

轉身

陶甕之鄉

苗栗風情畫

文 楊儀靜。黃于菁
圖 張方宇

林海音，這位開拓臺灣文學的客家後代，在臺北城南開辦的《純文學》雜誌，挖掘出不少目前仍活躍在臺灣文壇的新秀，奠定臺灣文學基礎。

這位日本出生、北京長大、臺北終老的女性，骨子裡一半流的是苗栗客家人的血。雖然她本人終其一生未在苗栗待過，但由紀州庵城南文學循環線尋訪林海音的身世，來到她父親林煥文的故鄉——苗栗，一訪這個客家大縣，藏匿著與臺北客家有什麼不一樣的風土人情別具意義。

造訪酒甕之鄉

因為多山而被美稱為「山城」的苗栗縣，離臺北其實不遠，也常聽人家說：苗栗是臺北人的後花園，自臺北開車走高速公路，大約不到兩小時便抵達苗栗，一進入公館鄉，迎面而來的

空氣讓人身心感覺很舒坦無比，田裡的風一吹來，心情不自覺就放鬆起來。

沿途經常可見酒甕矗立，這等景色一目瞭然：公館鄉最有名的，就屬當地出產的酒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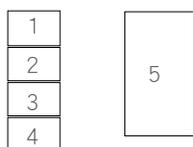
苗栗酒甕與公賣局之情緣

不比鶯歌的精美雅緻的陶器品，公館這裡有名的，可是釀酒的酒甕，公館這裡還存留著不少製造酒甕的陶甕廠。當地有間橫跨戰爭前後、非常具歷史代表性的陶甕廠——「福興陶瓷廠」，成為我們探詢苗栗酒甕的起點。

福興陶瓷廠歷史十分悠久，第一代窯主也就是創辦人吳開興老陶師正是苗栗窯業的重要人物之一。苗栗的日用陶器起源於日據時期，老陶師年幼時曾在日本人開的窯廠當長工，

一九三一年他才十三歲就勇氣十足地和舅舅一起創立了福興窯業，直到九十二歲過世前都還在做陶，可說終身與陶為伍。福興也是公館鄉製作酒甕最具代表性的陶瓷廠，見證了酒甕之鄉產業興衰的歷程。目前則是由第三代（吳開興的孫子）吳明森接掌家業。

現在的年輕一代也許對陶製大水缸、陶製酒甕這一類的生活日用品很陌生，但在民國四、五〇年代，苗栗所生產的酒甕產量可是全臺之冠，臺灣省菸酒公賣局所使用的酒甕，絕大多數都是苗栗所生產的。其實早年全臺各地都有許多窯場在製作酒甕，但由於苗栗的黏土質地非常好，含有較高的氧化鋁，比其他土更耐高溫，燒成後的胚體格外堅硬、不易滲水，製作出來的酒甕，用來儲酒可以避免釀造中產生的酒氣揮發掉，釀出的酒也格外香醇，所以苗栗出產的酒甕就成了公賣局釀酒容器的首選，全盛時期幾乎占公賣局的九成



1. 各種製甕的器具，堆放在雜亂的工廠一角。
2. 製甕是極費力的工作，從煉土到推甕入窯都需要花費許多力氣。圖為銅鑼窯的廠長父子推甕入窯的景象。
3. 以注漿法製作的石膏模具。注漿法是使陶器量產的方法之一。
4. 福興陶瓷廠的瓦斯窯一隅。
5. 福興陶瓷廠，幾乎等於「苗栗陶甕」的招牌。

訂單，也因此贏得了「酒甕之鄉」的稱號。光復初年，公賣局生產的「紅露酒」、「高粱酒」，以及六〇、七〇年代生產的「紹興酒」，都是採用苗栗生產的酒甕來釀造儲存的。高粱酒的酒甕體積比較大，容積大約四十五公升，訂單較少，當時紅露酒最受大眾歡迎，婚宴喜慶辦桌都訂紅露酒，所以苗栗當時的訂單也多以紅露酒酒甕為主，酒甕較小，容積約為二十八、三十公升。

日據時代的客家甕

從福興陶瓷廠長夫婦那裏得知，原來，苗栗製陶業的基礎是在日據時期奠定的，不過發揚光大的卻是當地的客家人。日本人最早開始在苗栗建窯，並且聘請日本技師來臺教學，當地被雇用的客家人因此學會了日系的手拉坯技術，至於另一種手擠坯的技術則是來自於福州的製陶師傅。在當時，苗栗大部分的製陶師傅幾乎都擅長這兩種技術，比其他地區的師傅更加搶手。到了日據後期，日本人的經營權已漸漸轉移給本地人了，由於苗栗是以客家族群為主，因此製陶廠幾乎都是客家人。

在經營上，客家人民風勤儉純樸，特別重視實用性，因此生產的陶製品無論型式、色彩都變化不大，「樸實無華」反而成了特色。再加上客家



由高處遠望以製作大型酒甕著稱的「銅鑼窯」，有種回到過往的風情。

人對於繼承家業的觀念很強，所以苗栗的窯場至今仍是家族經營、父子相傳的型態居多。

吳廠長說，初期酒甕的製作是採取傳統的手擠坯和手拉坯方式，不過後來因為產量需求增加，傳統手工無法供應量產，於是開始改良酒甕的製造技術。大約五〇年代開始，先是利用「土管機」來製作酒甕底部，甕身仍是以手擠坯製作，這樣可以節省人力，加快速度。後來到了七〇年代又用「旋坯機」成型，等甕身陰至半乾後再架接、拍打成型，對產量增加很有幫助，還有一陣子，興起「注漿法」製作酒甕，但是效果不佳，失敗率又高，所以較不為業者喜愛，福興也保持以旋坯法製作公賣局酒甕。

燒製酒甕的窯爐初期主要以日本人引進的登窯為主，後來改成梭子窯，之後又從國外引進隧道窯，大大提升了酒甕的產量。隨著窯爐的改建，用木柴燒窯的登窯大多都已拆除，現在已很少見了，聽說苗栗市中山路上還保留一座日據時期建造的佐佐木登窯，而且是全臺保持最完整的登窯。這次我們除了看到比較普遍的瓦斯梭子窯之外，在福興還看到了看到比較普遍的瓦斯梭子窯，思義就是長得很像一條隧道，它的長度大約是瓦斯窯的三至四倍以上，可以燒製大量的陶器，一般生產量較大的窯廠才會採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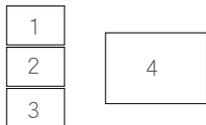
來自老陶師的道地手藝

銅鑼鄉有一家專門製作超大型甕缸的窯場，他們的師傅鑫昌伯年紀一大把還在做陶，另外在公館鄉有位專做手拉坯的發章伯老陶師，也快八十歲了，一般人到這年齡早就退休了，但這兩位老陶師，依舊堅守自己的崗位。

「一種手藝如果肯用心學，大約三年出師應該沒問題，但是要做到爐火純青可沒這麼簡單，以製陶來說至少需要十年以上的磨練。」這段話是一位製陶師傅說過的話，因為對陶器有興趣，所以聽過後便記了下來，不過說實在我還是很好奇，為什麼製陶師傅這麼有耐力，是什麼信念支持他們做這個工作？基於好奇心，我們去拜訪了兩間陶甕工廠一探究竟。

看似輕鬆實則高難度的手藝

一踏進銅鑼窯，便看到一位老阿伯彎著腰拿著木板在拍打陶甕，還聽到陣陣客家山歌傳來，原來製陶師傅徐鑫昌工作時喜歡聽客家電臺，優美動聽的山歌讓他做起陶來更有勁！銅鑼窯的窯主張世浩解釋說，徐師傅當天做的是容量五百公升的陶甕，比一般的陶甕大三倍，因為體型龐大，製作不易，採用的是傳統的「手擠坯」技術。這



1. 幾十年的反覆動作，造就現在熟練的技術，看似輕巧的指上功夫，其實都是極耗力的。
2. 巨大的甕身，得經過無數次的拍打，才能造就出這些花紋外觀。
3. 每日反覆做同樣的步驟，是每位製甕師的生活寫照。
4. 徐鑫昌師傅做陶50年，幾乎以窯廠為家。



是一種徒手做陶的方式，大約是在日據初期由福州的師傅傳進臺灣的，完全憑的是掌上真功夫。

我們在旁仔細看著，徐師傅有條不紊的拿起一塊泥土，稍加拍打、搓揉成長條形，然後很俐落地雙手並用，一隻手沿著甕身外將泥條盤築上去，另一隻手則從內側抵住成型，似乎輕輕鬆鬆的繞了個圈就完成一部分甕身。但這看似輕鬆的動作其實隱藏著極大的功夫，並非我們想像的那麼容易，窯主說，這個速度完全是日積月累練出來的，還有泥土的軟硬厚薄度、力道的控制完全要靠經驗，一不小心就容易變形、前功盡棄，加上甕身還有弧度和曲線，更要拿捏得好，才能做出最佳的產品。

徐師傅目前是臺灣當前僅存的幾位擅長手擠坯的老師傅，年輕的時候他曾在糖廠當警衛，民國五〇年左右公賣局釀酒業正興盛，酒甕需求量大，苗栗當地製陶廠一家一家地開，村子裡的人都跑去窯廠工作，因為當陶工很熱門，他跟著大家去窯廠工作，一開始先是在公館福基一帶做，跟廠裡的福州師傅學會了手擠坯的技術。那一年他二十五歲，還是個小伙子，不知不覺一做就做了五〇幾年，他現在七十八歲，家人勸他可以退休享清福，可是他答應。問他製甕業早已沒落



了，為什麼還這麼拚命？徐師傳說，他自己也不清楚，總覺得每天不接觸泥土就渾身不對勁！或許是使命感在作祟，他還希望能多教導給一些年輕人，讓這項技藝留傳下去。從徐師傅的眼神和說話的語氣中，可以真切感受到他對這個行業是充滿了感情與依依不捨。

泥土相伴 人間六十寒暑轉眼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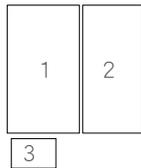
為了對陶甕業有更多的瞭解，我們又去拜訪了另一位住在公館鄉的「老爸」的生活陶工坊」的老師傅謝發章。人稱謝爸爸的發章伯，主要是用手拉坯做陶器，所生產的陶甕、陶缸、陶罐、陶壺、陶盆、搥鉢、陶鍋擁有許多忠實愛用者，著名的醬油廠「豆油伯」也跟他訂製陶缸來釀造醬油。

發章伯的窯廠位於五穀村的巷子底，門口沒有任何招牌，卻是擺放了兩列用甕缸當成花盆的植物，成為一種標誌。昏暗的窯場裡，同樣布滿了許多剛做好等待陰乾的各種土坯以及出窯後的成品，一旁還有用來燒製成品的瓦斯窯。

從十五歲就開始入行的發章伯，當時公館鄉的酒甕製造業正值鼎盛，他一頭栽進去，六十多個寒暑就從指縫間溜走，頭髮也花白了。但雖然膝蓋退化、走起路來比較慢，但是做陶的速度卻很快，手指非常地靈活，小件作品只要泥土一放在拉坯機的轉臺上，幾分鐘的時間就可用手拉出形狀，由於發章伯的功力已是神乎奇技，所以攝影師完全趕不上他的速度，只能拜託發章伯盡量放慢速度。

走過了酒甕製造業的黃金年代，也走過了為生計而做陶的歲月，快八十歲的發章伯，現在純粹是為了興趣而做，就算這幾年膝蓋退化他還是堅持做下去。

這幾年大水缸、釀酒甕這類比較笨重的陶器，已經轉交大媳婦鍾細霞製作，細霞是從印尼嫁來臺灣的客家人，生了兩個金孫後，在做月子時因為閒來無事就開始跟公公



1. 製作「龍壺」的壺蓋。拉坯後，用細線截斷上截的泥土。
2. 謝師傅拉坯的模樣。動作快速的謝師傅，讓攝影大哥都來不及拍攝。
3. 陶土是陶師們維持家計的原料。
4. 謝師傅只做手拉坯。技巧純熟的他，隨手一拉提就是一只陶甕。

學做陶，現在她是發章伯的得力助手，也是少有的女性手擠坯師傅。發章伯的手藝有了傳人之後，做起陶器更是得心應手，而且他也開始往創作方面發展，要為自己的玩泥人生留下更精彩的作品。

滄海桑田 歲月流金

酒甕製造曾經是苗栗最輝煌的產業之一，然而在塑膠、金屬製品興起，陶製品被取代後，隨著公賣局營運政策的轉變，許多窯廠都關門歇業或轉業改做別行，「酒甕之鄉」的美名也逐漸被人淡忘。全盛時期，苗栗年產四十五萬個酒甕，這種盛況對當年還是毛頭孩子的幾家苗栗窯廠主人來說，現在回憶起來還真是難忘又不可思議。為了這樣美好的記憶，即便盛況不在，這些窯廠主人還是很拚命的為保存家業而努力，除了要維護傳統技法還要開創新方向，堅持不讓這個古老的行業被歷史的洪流吞沒。

陶甕一手擠坯

製作過程

陶甕製作方法可分成兩種：
手拉坯、手擠坯。

手拉坯較為常見，就是在轆轤上方捏出各式陶器的方式，市面上的陶藝班都用手拉坯教學。但手擠坯可就少見了，多半手擠坯是用來製作大型陶甕，像是醬油甕、酒甕。因為作法特殊又少見，在這裡就來詳細介紹一下手擠坯的陶甕製作方式。

兩種不同土質的原土，和水混在一起成泥漿後，再放進煉土機混打成捏製用的陶土。



●原土一定要用不同土質混合的土，才有辦法捏塑、燒製。

1.在擠坯身之前，要先做甕底，然後再從甕底的上端開始擠坯。
2.用製模機，在模具裡灌入泥土，做出甕底形狀後，再取出陰乾。



1.將陰乾的甕底放置在木製底座上，把土條沿著甕緣銜接上去。
2.必須兩手並用，一手拿土條在外側接合，另一手在內側推壓，繞著坯體轉圈，讓泥條順著坯體往上加高。一般是右手拿土條，左手用力推壓。



3.手中泥條用完後，再繼續拿泥條重複之前的動作。一次大約做到30公分的高度就算完成，暫告一段落。

1.接著，把剛接上去的部分作一些調整，讓坯體的泥土厚薄一樣均勻，注意不要有些地方厚有些地方薄。



2.檢查土條接合處是否穩當，有時必須用較細的土條在一圈圈接縫處補強，增加牢固性，以免有縫隙，否則陰乾後或燒製後會造成破裂。

1 煉土

2 製作甕底

3 擠坯

4 補強

5 接合



1.放置室內大約一兩天（視天氣狀況而定，若雨天就必須再多放一兩天）。

2.等略為陰乾、泥土已有支撐力時，就可繼續之前的動作，再做出30公分左右的高度即可暫停。

●若是像銅鑼窰的超大陶甕，大約150公分高，扣除甕底之外，還必須再接合4次才能完成甕身製作。最後一次時順便完成甕口的製作，再放置室內等待略為陰乾。

6 拍平測量



1.每次在前一回合的接合、稍加陰乾後，就可以用木拍板和石托來拍打甕身藉以整修坯體。

2.木板在外側拍打，內部用石托頂住，用來加強泥土的緊密度，再者讓厚薄更加均勻，形狀更加固定。

3.做好的甕，用木棍測量一下高度和寬度是否合格。

7 印花



整個坯體都完成後，就可以在甕身上拍打出花紋。

●印花木槌上的花紋，一般常見的，酒甕印花圖案是直線狀，水缸則以螺旋狀為主。但除了常見的傳統條紋外，各家窰廠師傅也會自行設計一些圖案。

8 陰乾上釉



等整個坯體都確實陰乾後，再上釉。

●因為釉藥有毒性，所以上釉時，需要對著流動的機器水牆噴釉，讓噴出的釉藥貼入水牆順

水流出，以免飄散在空中。

9 入窰燒製



1.確定甕身陰乾後，就可以準備入窰。

2.以1200°C高溫加以燒製，大約需要30小時。

10 成品



燒製完成，等降溫後出窰，手擠坯陶甕就算大功告成。

示範製作▶老爸的生活陶工坊、銅鑼窰、福興陶瓷廠。



李家伙房大門，門楣上的門紅透露出客家庄房的訊息。

探尋古老的客家三合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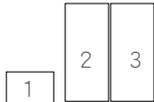
從銅鑼窯的窯主張世浩、彭秀梅夫婦口中打聽到，竹森村裡有一間歷史悠久的客家三合院「李家伙房」（又稱李氏祠堂），而且離銅鑼窯不遠，開車大約五分鐘內就可到達，我們聽了好興奮，在結束參觀銅鑼窯之後，立刻開車前往。

照著秀梅的指示，從大馬路右轉，沿著小路前進，不一會兒就發現被圍牆包圍的三合院蹤跡。我們從門口伸頭向內探望，但是院子裡靜悄悄的一個人也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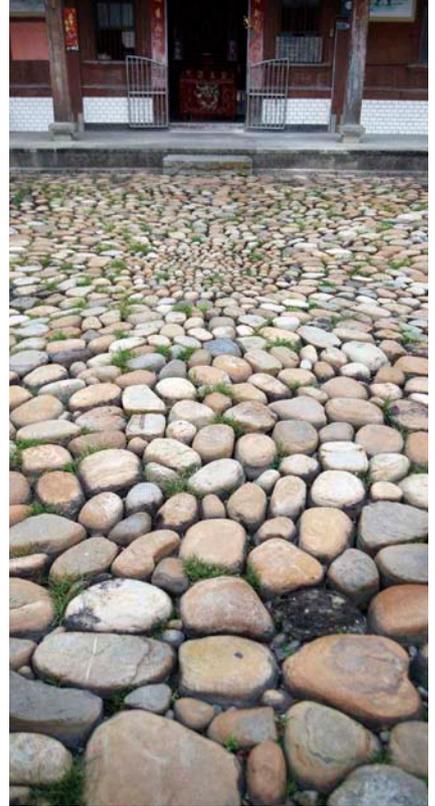
等了一陣子，天色漸暗，終於有個中年人騎摩托車過來，原來他是住隔壁房的村長李坤松。詢問村長怎麼三合院裡都沒人在家，他說他們都出去工作、忙田裡的事了。跟李村長說明來意後，他立刻熱誠地帶著我們去參觀李家伙房。

百年古厝李家伙房

為什麼叫做「伙房」呢？客家建築主要是承續漢民族文化而來，所以傳統住宅為合院型式，往往是一大家族的人住在一起，除了中間的庭院和廳堂，其他房間則按照居住者的尊卑排列順序，正身的正間為長輩居住，東西橫屋（護龍、廂房）則供晚輩居住，這一大群族人共同生活在一個大屋子裡頭，因此不論是三合院、四合院都稱作「伙房」。而李家伙房堂號取名為「惇敘」，也代表著飲水思源，慎終追遠以及期勉後輩子孫要誠信篤實、敦厚待人。至於院子前的半月形的水塘，則具有風水的意義，為的是聚氣聚財、庇佑後代子孫。池邊養著水鴨，生人一靠近，水鴨就呱呱叫個沒完，正好可作為夜晚的警鈴。



1. 伙房兩旁的橫屋。
2. 過去練武舉的石頭，重達百斤。
3. 滿壘的鵝卵石象徵多子多孫。



剛聊沒多久，有個李家人回來了，一位阿伯進了院子大門，先到廳房內祭拜，然後再走到牆邊，對著牆上供奉的香爐虔誠地拜了拜。這香爐叫作「天公爐」，會這樣放置在圍牆上的小香爐，也只有在客家人的庄房才能看到。令人疑惑的是，李村長說這是「天公」，但來祭拜的阿伯說這是拜「三界爺」，也就是「三官大帝（堯舜禹）」。到底是拜哪一尊神明？其實這兩種說法都可以。在田野調查，會發現有些天公爐上會放上寫著神位名稱的牌位，有「天官賜福（俗稱三官大帝）」以及「玉皇大帝」兩種寫法。這兩種是不同神祇，三官大帝應是比玉皇大帝位階要再低一階的，到底是哪一種說法正確？似乎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歷史懸案。

結子累累 鵝卵石

介紹伙房內部之前，李村長先帶我們來到圍牆外空地，指著地上一塊大石頭要我們猜猜這是什麼？原來那是一塊練武用的舉石，清代的時候李家族人為了參加武科舉，作為鍛鍊身體的工具。雖然李家當年並沒出個武舉人或狀元，但還是保留下來當作紀念。

走進三合院的內埕，地上一圈一圈用石頭鋪的地磚立刻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李村長說用鵝卵石鋪地是客家伙房的傳統特色，因為客家先民相信風水鵝卵石代表著多子多孫的含意。但是以一圈一圈層層相套的方式則是李家伙房的特色，而且前面內埕和屋後都採用這種方式鋪設鵝卵石，就比較少見了，主要的用意還是與風水的考量有關，祖先們期盼李氏家運生生不息、世世代代人丁興旺。

聽了李村長的解說，讓我們明瞭了客家先祖們對後代子孫的用心，這應該也是客家人淳樸善良的民風特色吧！

1	2	3
	4	5

1. 醃福菜時要盡量將菜壓扁，不留一絲空隙。
2. 尚未取出的醃福菜。
3. 把不要的福菜葉刮除，再入瓶。
4. 老婆婆們塞福菜的模樣。
5. 塞好的福菜瓶。一個早上只能塞這麼幾瓶。



水田旁的醃菜工廠

民以食為天，談起客家人，即便再節儉，「美食」，依舊是一個民族少不了的文化特色。客家傳統用糞醃製出的醃菜，自然也成為這回我們欲了解的口袋名單。

吃的醃菜我們不怎麼感興趣，倒是挺想知道醃菜如何製作的。

我們拜訪的醃菜工廠，是苗栗公館鄉產銷二班的劉班長的工廠，是間用簡單的鐵皮搭建而成的廠房，工廠外圍繞著一畦畦稻田，田裡則都是剛插好的秧苗。醃菜工廠廠長劉世清班長說，他們多半會跟稻農口頭約定借田種芥菜，等稻子九月收成後，這些稻田就變成芥菜田了。曬芥菜也是在田裡曬，曬好後一些不要的芥菜，正好充當春天種稻時的肥料。

過去從事建築業，因為爸爸身體欠佳而回家繼承家業，至今從事醃菜已快三十年了。十分親切健談的劉班長領著我們在工廠裡外的醃菜桶、醃菜井、田地等等四處繞，一步驟一步驟詳實地說明。不善廚藝的我，來到此地之前，從來不知道原來酸菜、福菜、梅乾菜三種醃菜都來自於同一種蔬菜——芥菜。同樣是芥菜，因為發酵、曬乾的程度不同，造就出不同滋味的醃菜。

到底怎麼製作的？劉班長拿出整個福菜製作過程的解說傳單，一項一項細心地解釋給我們聽：



醃菜工廠的廠長劉世清，也是公館鄉產銷二班的班長。

醃菜三部曲 酸菜·福菜·梅乾菜



種芥菜

在每年的九月，稻米收割後，跟米農借田種芥菜，跟農會買來菜苗，種進田裡，等至兩到三個月，大約十一月中旬可以採收。

- ① 菜苗播種約25天後，移植到田裡。
- ② 在田裡種約14天，培土施肥。
- ③ 再過55~60天，採收。



酸菜

採收好的芥菜，就可以來做酸菜了。

- ① 採收好的芥菜，田間曬個兩天。
- ② 將芥菜入桶，依著比例放一排菜後再放一排鹽，菜鹽比例差不多是100：4。
- ③ 放好的醃菜最上層，壓上大石頭蓋上蓋子，阻絕水和空氣。
- ④ 約莫等個兩、三個星期，就是好吃的酸菜了。



福菜

若只想做成酸菜，只要讓酸菜持續在桶子裡發酵即可，但要想讓酸菜變成福菜，不光是「醃」，還得「曬」。

- ① 在桶子裡醃漬七天的酸菜，取出清洗。
- ② 曝曬之後，每株菜剖成四片。這樣鹽巴覆蓋率會比較均勻。
- ③ 曝曬，並翻面，約曬個兩天。
- ④ 曬好的福菜，裝進桶子裡發酵，其菜鹽比例100：4。
- ⑤ 反覆「白天曝曬、晚上裝桶」三次，使鹽度達到12度，乾度為原來的三成左右。
- ⑥ 最後將菜全部入桶（甕），將桶子倒覆過來，靜置三個月左右。
- ⑦ 等桶內溫度達到25度C，自然發酵後的芥菜，就是福菜了。



梅乾菜

簡單來說，酸菜曬大約七八成乾的是「福菜」，曬到全乾，就是梅乾菜了。只是要注意，這一連串的醃製過程都不能碰到水，碰到水會發霉。切記切記！

因為已過醃曬福菜的季節，看不到壯觀的成堆的福菜山，反倒是工廠內做福菜包裝的工廠人員吸引了我們的目光。只見幾位老婆婆在把福菜填裝進玻璃瓶裡。看似簡單的工作，其實要做好可不容易，因為福菜裝填，最怕瓶子裡有空氣，有空氣就容易發霉，所以得把瓶子裡的福菜壓得扁扁的，瓶子裡塞得滿滿的，不留一絲空隙最佳。只見婆婆們慢慢地將福菜一根一根，用木棒塞進瓶子裡，然後很仔細地把瓶子裡的福菜壓得扁扁的，才繼續塞進下一根菜。一位婆婆指著一旁兩、三罐塞好的瓶子說，她從早上七點半塞到現在，都快十一點了，才塞這兩三瓶。因為工錢是照瓶數來算的，所以中午都不敢休息，只能低頭不停地塞。這真是苦力工，婆婆們都說，每次塞瓶的頭幾天，回家手和肩膀都痠疼得不得了。現在願意做這樣低薪又費力的工作的，也只有鄉下居住的這些老人了。

這趟苗栗之行，從我們所造訪的每個工廠、每戶人家，都感受到堅毅不拔且知足常樂這種為人稱道的客家精神。聽到這群婆婆們的孩子孫子都定居於臺北，不禁讓人擔心，久居臺北的客家人和後代，會不會在潛移默化中，漸漸失去了傳統的客家精神。苗栗客家庄所保留的風土人情，是身為臺北市民的我們可以學習仿效的典範。

一則泥土與人情的故事

這趟四天三夜的行程，與其說是鄉間旅行，倒不如說是一個關於泥土與人情的故事。



從臺北到苗栗，不過兩小時的車程，給人的感覺卻是迥然兩個世界，在這裡待上幾天，便已深深體會到古詩所寫的「山中無甲子，寒盡不知年」的意境。淳樸的「酒甕之鄉」裡有濃厚的人情味，對我們這些風塵僕僕的臺北人沒甚麼戒心，只是問個路就熱誠地邀請你到菜園逛逛或到他家三合院坐坐，請你喝杯茶和你閒話家常。這是老一輩的待客之道，而苗栗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遺風的老城，於是再匆忙莽撞的人，到了這裡都會放慢腳步、沉澱下來。

還記得剛下交流道進入公館鄉不久，第一個遇到的客家媽媽，她的菜園開了許多漂亮的黃花，把我們像不請自來的蝴蝶給吸引過來。她告訴我們這幾株花是用來育種的，種子收成後再用來種出爽口好吃的甜菜；她還讓我們看她做的醃菜，去年冬天收成的芥菜已製作成福菜，正在玻璃瓶裡等待時間的醞釀！還有銅鑼窯的秀梅姐，聽說我們想參觀傳統客家民宅，立刻放下手邊工作熱心的帶我們去附近韋阿嬪的家裡，好客的韋阿嬪則是不由分說地快步走到田裡摘了兩大顆包心白菜要送我們，白菜葉上有許多蟲咬過的痕跡，這是她親手種的、保證純正的有機蔬菜；參訪發章伯的陶甕廠時，中午也由發章伯一家人請吃一頓道地的客家料理；連造訪劉班長的醃菜工廠，都被劉班長塞上幾包福菜帶回家，還親切地介紹我們吃午飯的餐廳。在這裡，幾乎我們所到之處，都備受禮遇、款待一番，這麼純粹濃厚的人情味，是臺北這樣的都會區所沒有的味道。也只有這裡，才能完全排除都會區那包裝過的人情吧。

轉身

客家文化季刊

51